



孫克寬著

詩興詩人

彭
醇士題



學生書局印行

孫克寬著

詩與詩人

學生書局印行

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初版

詩與詩人

定價新臺幣十四元

著者：孫克寬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代表人：劉國瑞

發行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五〇號
郵政劃撥帳戶二四六六號

有著者作權・翻印必究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八四號

序

戴君仁

研究詩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對詩人的了解。我們讀一個詩人的詩，若不知他的時代背景，政治社會狀況，和他個人的家世情形，你對他的詩就不能懂得透徹。譬如陶淵明是一個隱逸詩人，但如不知道晉宋易代之交，政治舞臺上一般情形，便看不出陶公所以要隱居之故，也不能懂得隱逸的眞價值，只把他和林和靖一樣看待，便委屈了這位晉末大詩人了。孟子說：「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」正是這個意思。

友人孫今生教授，是一個史學家，特別對於宋元兩代的歷史有研究；同時又是一個詩人，並且是詩的研究者。近十年來，在東海大學講詩，由於他對歷史的嗜好，總喜歡以史實爲基礎，來評論研究一個詩人。逐年寫成論文若干篇，陸續在各著名的雜誌上發表。最近彙集在一起，印成小冊，要我寫一個短序。孫先生這冊書裡的文章，並不每篇都利用歷史，而我所特別佩服的幾篇，却是他根據歷史來討論的，

如韓偓詩及其生平，劉後村與江湖四靈之類。注杜詩者多家，錢箋最爲後人所重，正由以史注詩。因爲用史實作研究的根據，所得的結果，必然是真實可靠的。我願意向讀者介紹這本書，更願意向讀者介紹這種研究方法。

五十三年四月

序

臺靜農

今年二月間孫今生先生來臺北，說打算將他近年來所發表的論文十餘篇，彙集成集，題名爲「詩人與詩」，要我寫一短序。當時我想，今生知道我不懂詩的，所以要我作序者，不是希望我對他的述作有所闡發，而是作爲我們交游的一點紀念罷，因此也就答應了。

知人論世，以求千百年前詩人的精神生活，却也不是容易的事。即使親如家族，尙且未能相知的，不是有「家有名士，三十年而不知」的事麼？如我所不解的，顏延年之於陶淵明，可說是傾倒的了，但他竟不能了解陶公的詩，只說「文取指達」而已。要是說兩人詩風不同，故不相知，可是昭明太子的文學宗旨又何嘗與陶公相同呢？他的淵明集序，推崇備至，無疑問的，他了解的程度，還在詩批評家鍾記室以上。是不是兩人的交情不够不足以相知呢？那又未必，延年爲始安郡時，經過潯陽，與陶公不僅喝了幾場痛快的酒，還給陶公留下一筆酒錢，陶公欣然受了，不像

對檀道濟那樣，送他許多梁肉，毫不客氣的拒絕了。說來好笑，顏陶兩公只是喝酒的朋友似的。這不過是一個例子，兩人同時代，同是詩人，更是朋友，其不能相知如此。

又如山巨源與嵇叔夜，兩人應該是相知的了，因為當時竹林名士，行迹上是一羣高級酒徒，心情上多少具有共同呼吸之感。後來山公將委身司馬氏爲選曹郎，居然薦叔夜自代，使叔夜不得不寫那封絕交書。雖是好友，出處豈能強同？山公行事，又不像有意拖人下水的人，那麼山公眞是不知叔夜的人了。叔夜那封絕交書招致的後果，不知山公作何感想。相反的，竹林中另一名士向子期，當叔夜初爲養生論時，故意的以庸俗之見，與之駁難，藉以發叔夜之高致。子期於莊子書能「發明奇趣，振起玄風」者，而於叔夜，弄此狡獪，倒令人覺得既親切亦復可愛。是子期之知叔夜，不是山公所能及的了。

同時代人之相知，其難如此，那麼生在古人千百年後，想了解古人，應該更難了。這又不然，要知古人行事既成陳迹，其精神狀態已成定型，再不因時會動蕩而有變易，那他表露於其詩文中的，正如水落石出一樣明顯。雖然水落石出，但能辨

別那曾被沖激成的斑駁奇趣，却要看後人的識見如何了。識見基於博愛與深厚的人生體驗，是以後人看前人，往往有深淺廣狹的不同，即因各人的修養不同之故。

像今生先生論唐宋詩人及其詩，是我所佩服的，他這集中的許多篇，我都先後讀過，能給讀者以新的認識。今生是博愛的詩人，一生流離江海，飽經憂患，人生的體驗是豐富的；本此修養，以窺前代詩人的精神生活與藝術價值，自能得其真實。我雖是職業的爲青年人講文學史，而這集中論及的文學巨匠，我却不能有所激揚，着實慚愧。不特如此，還拉出幾個酒人的故事，說了許多，別人看了，難免以爲藉此搪塞。只因沒有學過寫序文，不知序文怎樣寫法，豈敢存心搪塞？想知我如今生，該不會見怪罷。

甲辰穀雨後寫於臺北龍坡里歇脚庵

自序

我之作舊詩，實在是業餘的消遣。自小愛吟幾句「平平仄仄」，而未遇明師，又未曾參加過什麼春明、羅灣之流的詩社，所以迄無法度，祇是一個野狐禪。僥倖濫竽了大學中文系，要開專課，便被排上詩選、杜詩之類的課，只好抄撮材料，抗顏爲師了。其實對詩的理論，與詩深處的析賞，仍是一無所知。不過既已站在講臺上講詩，也不得不貢其所知，間或發點謬論。幾年來偶而應雜誌報章索稿子，也寫幾篇似乎是論詩也似是論人的文章，就是這本小冊子裡所收的玩意兒。

我總覺得詩是人類情感的產品，不是說理論事的工具。儘管我開始學詩就讀黃山谷集，在宋詩裡打滾，看熟了那些理趣詩，議論詩；但我內心總是嚮往於緣情抒興的詩篇。不過情興之發，總脫不了時代的感受，孟子「誦詩知人」的說法，也似不可少。因此我寫到評論詩人的文章，總愛追求他們的時代背景，不免鉤稽史事，以供馳騁。像本書所收的論韓偓、方回和元遺山的文章，連帶說到他們所處的時代，

其動機皆由於此。我爲研究晚宋詩人劉後村，曾寫劉後村與晚宋政治，也是此意。所惜牽於課業，預定要寫的「劉後村的文學評價」，迄未着手。在這裡面祇存一篇短文——劉後村與江湖四靈，連已寫的幾篇劉氏的論文，皆未收入，內心殊爲不安！所以題名爲「詩與詩人」者，也是我爲大華晚報珠林副刊所擬的專題。期以通俗之筆，喚起青年們讀舊詩的興趣。現在仍用此名，但願我能繼續地寫將下去，有第二輯出現。

作者五十三年四月二日、於臺中大度山東海校園。

目錄

作詩四要.....	一
唐詩開派人物陳子昂.....	一五
李太白的五言古詩.....	二三
談「論詩詩」.....	三一
劉長卿其人與詩略論.....	三五
大歷詩與十才子.....	四五
韓偓詩及其生平.....	四九
唐詩鼓吹與王荊公詩.....	六五
王安石的小詩.....	七七
宋詩背景與黃山谷詩句法.....	八一
北湖集雜識.....	九三

詩與詩人

二

楊誠齋詩·····一〇一

劉後村與四靈江湖·····一〇五

元遺山其人其詩·····一二三

元方回詩與其詩論·····一二一

略談元詩·····一四五

虞道園生平與其詩學·····一四九

略談廣雅暮年詩·····一五七

作詩四要

——意境、辭采、錘鍊與識度。我曾就舊詩寫作方面，以抽象的觀察，前後寫了四篇短文分別載於中央日報副刊及暢流雜誌，現在歸納成爲一篇文章。

一、意 境

怎樣寫舊詩？這是初接觸中國文學的人，所要思考與詢問的問題。這裡當然有許多詩學入門之類的書，可以指引你一切；依着傳統的格式，長久的練習，也不難寫出一首對仗不錯，平仄叶調的詩來。可是那只是形式的舊詩而已。如果要深入，要寫一首令人傳誦玩味的詩，便不能只在平仄對仗上注意，而要對「意境」下功夫，才能有望。

何謂意境呢？意，就是立意，蕭統說：「姬公之籍，孔父之書，蓋以立意爲宗。」這是指一篇作品的構成意識。「文心雕龍」所謂的神思，也是指此，他說：「意授於思，言授於意」；又說：「意翻空而易奇」，皆指的是如何立意。境是境界，「文心雕龍」也說過：「規矩虛位，刻

鏤無形，登山則情滿於山，觀海則意溢於海」，正指文境的如何造成。最能闡發境界之說的要推近人王國維的「人間詞話」。他說：「有造境、有寫境……大詩人所造之境，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，亦必鄰於理想。」又說：「境非獨景物也，喜怒哀樂，亦人心中之一境界，故能寫真景物、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」這是說詩的產生過程，與作品的背景。如果合起來說，便是內心思維與環境影響，綜合而成的一種景象；從立意構思到表現於作品的全體，使作者的精思，與讀者的印象，合而爲一，引導人趨於一種崇高的境地，這便能表達出詩的意境來。否則不過是字與字的連結，加上空洞的音響，並未賦有充實的生命，還能如「詩品」形容的「搖蕩性情」嗎？

南宋嚴羽倡的「妙悟」，清初王士禛所標的「神韻」，其實皆是要求意境的勝人。嚴的「滄浪詩話」說：「詩者，吟咏性情也。盛唐諸人，惟在興趣，羚羊挂角，無迹可求，故其妙處，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」。王氏論詩絕句說：「須知妙不關文字，已是千秋幼婦詞」，又嘗標「不着一字，盡是風流」（司空圖品的話），皆從詩的崇高處說起。可是所謂「意境」，並不能只在虛無縹緲中打謎語，自有其實在的景象可尋。境不能自生，必須有所憑藉。鏡花水月，叫人捉摸不着，那只能關在象牙塔裡自我陶醉，寫不出時代與人生，引不起廣大的共鳴。所以王漁洋的詩話，一傳而即被袁枚的性靈之說所粉碎。

詩是要人讀之有物的，思維的對象，逃不出現實的環境。惟有在現實環境陶鎔中，透過思

維，淘煉淨化而反映出來，才是有血有肉的作品。杜甫詩的不朽價值，正在於此。我們試讀：

「陟彼高岡，我馬玄黃，我姑酌彼兕觥！」（卷耳）

「北風其涼，雨雪其雱，惠而好我，攜手同行！」（北風）

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，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！」（蒹葭）——這些詩句，有的意氣豪邁，有的情致懇切，有的託思纏綿，其意境的高遠則一。次之是漢魏詩，如阮籍的詠懷，左思的詠史，皆能表現出高朗的詩境。可是最平實，最淡雅，而又最高遠的，還要算陶淵明詩。如膾炙人口的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只在「悠然見南山」一句上，便活現出超脫而又自然的一個聖者來了。唐詩最能造境的，莫如李白、王維與韋應物。李是倜儻不羣，憑藉他那飄逸的天才，如「問余何事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閒；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」，詩人閒遠的心情，與人間天上的境界，皆躍然紙上。王維詩更「淡而永」了。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，一幅悠然望遠的閒居生活，活潑潑的心靈，像明珠走盤似地圓轉，這真是禪境了。至於韋蘇州的「兵衛森畫戟，燕寢凝清香」，把靜物的形相，活用到人的生活心情中，造成一副靜穆的氣氛，這是何等意境！

唐以後的詩，絕少上述的意境。宋代蘇軾的「人生到處知何似」一律，能將「人間相」與禪理，合寫出來，構成另一種意境。陸游的「細雨騎驢入劍門」一首絕句，也透出無邊的光景。可

惜這類「情理交融，意餘於詞」的詩不多；其他都是率意盡情，正像被人所指摘的「以文字爲詩，以才學爲詩」，真是「風雅掃地」了。王漁洋的詩，自謂得「味外味」，但不過在字句中求有餘味，並沒有真實的境界，如「門外野風開白蓮」的句子，還不是「搔首弄姿」！倒不如黃景仁的秋思詩：「全家俱在秋風裡，九月衣裳未剪裁」，姚鼐的出金陵詩：「交游聚處思移宅，衰病行時愛掉舟，」這些句子，來得近情近理，也能寫出作者的遭際與心情呢。

二、辭采

詩的需要辭采，正如禽鳥的需要美麗的毛羽，人類之具備漂亮的辭令，與適度的裝飾一樣，雖然同樣地是取悅於人，却也是表示本身的特質。正因為詩是「精緻的藝術品」，所以在內容、形式、與音色方面，都不得不精心構造，使它能夠供人欣賞，百讀而不厭。所以說：「詠歌之不足，則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！」關於音節方面，當在另一篇說明，現在姑且談談辭采。

何謂辭采？即辭彙的構造和色彩的調諧是也。「五色相間，八音相宣」，這是一篇出色的文章，又何嘗不是一首上品的詩歌？不過詩的辭彙須要更成熟，更精鍊，色彩須要更勻稱，更講究而已。昭明文選蕭序說：「事出於沉思，義歸於翰藻」，辭采正要經過這兩種過程，才能構成允

當。江淹「別賦」說：「雖淵雲之墨妙，嚴樂之筆精，賦有凌雲之稱，辨有雕龍之聲」，所謂「墨妙」、「筆精」、「凌雲」、「雕龍」，這些狀詞，正提供一個作家的如何構造辭采，一篇好詩，決不止於是「太樸無華」。像「詩品」所指「平典似道德論」，這就是沒有辭采之謂。

詩的辭采要注意兩點：（一）選材，就是作者平日讀書與聞見所得，遇見「可資談助」，「可作詩材」的典實、辭彙，把它分類筆記下來，宋人「石林詩話」（葉夢得作）：

「前輩詩材，亦或預爲儲蓄，……予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，蓋蘇子瞻所閱者，時有改定之字。末手題『人言盧杞是奸邪，我覺魏公眞嫵媚』……王荊公挽詞云『木稼曾聞達官怕，山頽今見哲人萎』，或言亦是平時所得。」

這是告訴我們大詩人預儲詩材的例子。（二）是調色，詩題好比是人體，辭采像是衣粧或者脂粉，必須相體裁衣，依自己的身分、年齡、和形相來打扮纖濃長短，都要恰如其分。試想一個雞皮鶴髮的老嫗，却去濃裝艷抹；一個臃腫癡肥的身軀，却要扮出輕盈體態，這不是令人作三日嘔嗎？詩的辭采，並不是要堆砌一些典故、字面、用華麗的詞藻，邀人賞識；而是要斟酌得宜，把運化過的典實，與題目相稱的辭彙，既要推陳出新，又是渾含不露，把題意襯託出來，使讀者獲得感官的享受。一篇的神采，嵌入讀者的意念，使他們起了欣賞的共鳴，這才算盡到辭采的事。